

近年閩語研究論文選介

張 賢 豹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系

87-93.

閩語是漢語方言學的寶藏。

自民國初年科學的漢語音韻學研究發軔以來，漢語方言學逐漸在學術界擁有一席之地。大陸，北京大學從五十年代開始即在中文系開設漢語方言學的課程；臺灣方面，臺灣大學中文系1974年起由丁邦新教授領頭開了漢語方言學，翌年且有方言專題課程；美國方面，柏克萊加大東語系、康奈爾大學亞洲研究系也很早就設立了類似的課程。

臺灣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秉承了三十年代以來的方言調查業績，出版了極具規模的湖南、雲南方言調查報告，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研究論文也層出疊出。近年來大陸方言的研究走上穩健的道路。「方言季刊」1979年創刊以來，每期80頁的刊物都能按時出版。大型的刊物，如半年刊的「語言研究」和「中國語言學報」，中小型的雜誌如「中國語文」（雙月刊）和「語文研究」（季刊，山西太原）也常登載方言論文。在林林總總的方言論文中，閩語無疑佔有重要的地位。

高本漢是第一個以方言材料考訂切韻音系的語言學家，他的方言字彙多屬親自調查的第一手材料，他的以方言證古音的歷史比較語言學功夫是促使傳統音韻學起死回生的重要貢獻。不過，彼時閩方言的研究雖然已經有了字典等資料，但認真講起來，還沒有起步。閩方言的材料在七、八十年前對他來說不但不是幫助，反覺礙手礙腳。他說了這句話：「現代漢語方言，除了閩語之外，都是切韻的子語。」為什麼會有這麼獨特的論斷呢？那是因為閩語性質未白於世之故。我們不是說這些話來厚誣作古的人，的確，我們看到了近年來閩方言研究的可觀的進步。

本文旨在介紹近年海外的閩語研究，材料悉以個人見聞或加大東亞圖書館所藏為限，免不了掛一漏萬的情事。除了少數幾篇做了短評按語之外，其餘儘可能只稍提要，意在給國內同行參考。

一、總 論 篇

1. 陳章太、李如龍1982 論閩方言的一致性 中國語言學報第一期25—81

這篇文章提供了極其有價值的閩方言材料。論文中以300項語詞（單音詞、複音詞、短語）在18個方言的實際出現情形，說明閩語內部的一致性：(1)一部分輕唇音聲母在口語中讀為重唇音。(2)古知徹澄讀為 t、th。(3)古全濁聲母今音多數不送氣，少數送氣。(4)古心、邪、書、禪在今口語中一部分讀為塞擦音 ts、tsh。(5)古莊章兩系讀同精系。(6)匣母部分讀羣母 K。(7)匣母部分讀同喻——零聲母。(8)喻三 讀同匣母（具喉擦音 h 或舌根擦音 x）。(9)喻四 讀同邪母，為塞擦音 ts、或擦音 s。(10)少數莊系字讀同端系 t、th。以上是聲母部分。韻母方面：(1)開口一等歌韻少數字讀為合口呼韻。(2)開口二等牙喉音讀洪音。(3)止攝支脂兩韻有低元音 a（ia、ai）做主要元音。(4)三等和一等同韻母。(5)四等韻讀為洪音。(6)歌、豪同音。

作者所歸納出來的這些共同點，在閩方言研究中是老生常談，不過它的價值不因此而稍損，因為這是第一次以大量材料說明問題的文章。這18個方言是閩東方言的福州、古田、寧德、周寧、福鼎；閩南方言的廈門、泉州、永春、漳州、龍岩、大田、尤溪；閩中方言的永安、沙縣；閩北方言的建甌、建陽、松溪。其中較為人所忽視的問題是脂韻支韻具有低元音 a，以及四等韻不但沒有 -i- 介音，連主要元音為 i 的也極少出現。依我們目前的看法，陸法言在編切韻時，脂支之三韻在有的方言已然混而不分了，但在有些方言中仍然有區別，這種區別保存在閩語裏頭。四等韻的早期形式，依我們目前的推斷，在隋唐時代已有 ai、e、i 三種讀法，反映在梵漢對音上，切韻既能別四等於三等之外，它們的區別絕不會如一般人所相信的是在介音上頭。也許 -ai 是四等韻的早期韻母形式（參張賢豹「論切韻純四等主要元音的性質及其相關問題」，未刊稿）。論文中附論邵武方言不是閩語，舉詞彙例子不少。我們認為這和聲稱它是閩語一樣具片面性。從歷史上看

，邵武人起初自江西（客贛地區）來，但立縣以來一直在建陽——建甌閩北語區管轄之下。莆仙方言的情形與此類似，移民初來自泉州一帶，後來因與閩東來往較頻繁，故方言含有濃重閩東色彩。

這篇文章堪譽為「寧拙毋巧」的紮實之作。不過，閩方言分佈廣袤，同中有異，以同樣的材料論題稍加擴大也可寫出「閩方言的差異性」來，例如文中所列開口一等歌韻讀同合口呼韻（是 -u- 介音），如擴大到寒曷，我們就立時可以看到閩南和閩北同具 -u- 介音，而閩東則否。

附注共有 148 條，這是同樣值得珍貴的方言消息。第 44 條注曰：廈門郊區地名有「殿前」tai tsai，而在黃典誠等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寫做「店前」，發音相同，不知何者為是？抑或兩個不同地方？語音倒沒有問題，添韻有個 ai，這大概是閩南方言中僅有的例子。（先四很多 ai 例）。

2. 羅杰瑞 1979 閩語詞彙的時代層次 方言第四期 268—74

這篇文章發表以來備受重視，可以說是閩語研究中的一大貢獻。他的論點是，閩語中同字數讀的現象和歷史上的幾次大移民有關係，他所分的三個層次就是三個歷史階段的語音反映，也可能起於不同的地區。他的例子是：

廈門 石 tsioh siah sik （三等昔韻）
 席 tshioh siah sik （三等昔韻）
 福州 懸 keing heing hieng （四等先韻）

* h 代表喉塞音，ng 代表舌根鼻音

代表的三個時代是漢、南朝、唐。這幾個例子無疑是作者認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括弧中的古韻等第是筆者所加的。我們認為他提出來的「層次」觀念極有價值。但是我們也認為這樣的舉例不够令人信服，不是強而有力的立論基礎。

我們認為談方音而不涉古音，就如同談語音演變却不懂語音學或歷史語言學一樣，容易流為空談。

廈門音的那兩個例子同屬切韻三等昔韻，福州音的例子屬於四等先韻。我們看第一層的「懸」字韻母是 ei，跟三等的 io 顯然不同（這當然不是比較法上的好例，因為一屬閩南、一屬閩東，同時一為舒聲，一為促聲）。可見閩語裏三、四等有區別（閩東的 ei 和 ai 是不同聲調下的變體）。最重要的是找出系統性的層次，這就牽涉基本方法問題。以切韻的同一個韻做基礎，我們就發現層次的多寡和等第有關：以先四為例，「前」字有 tsai, tsi, tsing, tsian 四種讀法：

ai： 廈門 蓮 nai 前 tsai

海口 蓮 lai 前 tai
 潮陽 先 sai 千 tshai
 前 tsai

i： 廈門 天 thi 邊 pi
 見 ki 年 ni

海口 天 hi 邊 bi
 見 ki 年 hi
 潮陽 天 thi 邊 pi
 見 ki 年 ni

ing： 廈門 千 tshing 前 tsing
 肩 king 先 sing
 揭陽 千 tsheng 前 tseng
 肩 keng 先 seng

ian： 廈門 千 tshian 前 tsian
 先 sian 天 thian
 潮陽 千 tshiang 前 tsiang
 先 siang 天 thiang

那麼，我們就得問，多出來的一個層次跟哪個朝代有關係呢？可見閩語的層次說硬要與歷史朝代拉上關係是有其困難的。

羅杰瑞教授對閩語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也是由於他的「層次」說才使閩語研究者逐步地廓清了迷霧。就像所有領域中的學問一樣，學說的創立不是一朝一夕之故，羅教授為閩語研究所立下的里程碑應該受到相當的尊重。

3. 黃典誠 1980 閩語人字的本字 方言第四期 312—313

在臺灣的文學作品裏，時或可以看到以「狼」字代替「人」字的用法，這是因為國語「狼」音和閩南話「人」發音近似：lang₃₅（國語「狼」），lang₂₄（廈門話「人」）。同時「狼」容易使人聯想到「狼來了」故事，以及「色狼」……等等含義。

這篇論文以切韻中的音韻地位來決定閩語白話音中的「人」其實是「農」字。人字屬於真韻，真韻在閩南話有 in, an 兩讀，如陳 tin、tan，鱗 lin、lan，沒有 ang 的讀法。透過五種閩語（福州、福安、莆田、廈門、潮州）的比較，lang 音是從多韻的白話音來的，冬字白話音為 tang，可以參證。

除了音韻地位之外，古書的用法也有證據。莊子讓王篇中「石戶之農」，唐成玄英疏說：「農，人也」。這種以「農」為「人」的用法也見於浙南吳語區金華一帶。

4. 黃典誠 1982 閩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殘餘 語言研究總第三期 172—87

這篇文章分為四節。第一節引言，簡述福建的移民歷

史；閩南地區潮州和泉州開發較早，漳州是在唐武后垂拱年間（685—87）才因陳元光（河南南部光州固始人）的疏請立為行政區，陳元光被後人稱為「開漳聖王」。這在方言的研究上很有意義，我們看廈門話被視為閩南方言的代表，也許得連繫歷史發展才能充分了解何以致此，可能因為它開發興盛較晚而雜糅泉漳口音——各方人馬匯聚。第二節閩南方言中上古聲母的殘餘，所討論與陳、李1982大抵相同，不贅。第三節閩南方言中上古韻部的殘餘，例如中古細音閩南洪音（齊韻臍 tsai，脂韻眉 bai），又如談部有鼻化韻，覃部沒有，反映上古有別。據作者說，他在「漢語音史大綱」裏（未刊，1979年廈門大學方言研究室油印），給上古元音擬了三個高元音：i 微文，m 之蒸，u，一個低元音 a，兩個半低元音 ε ɔ，他據這個系統討論了古音殘留的現象。第四節閩南方言中上古聲調殘餘，他認為像刺頭和鐵頭同讀 thi⁵³ thau²⁴ 的例子也許有助於說明入聲變去聲的過程。黃氏年近七十，是閩南研究的先驅，他認出來的許多字音，對後進是一大幫助。

5. 丁邦新1983 從閩語論上古音中的 *g- 漢學研究1—5
這篇論文是上古羣匣兩母關係的最新研究。羣母在切韻只見於三等韻之前，李榮（1965）從方言的證據指出「古代有些方言羣母分佈範圍較廣，除三等外，也見於一二四等」。

丁先生（1977—8）對切韻羣母的來源立有如下的規律：

上古 *g+j > gj- 羣母開口

上古 *gw+j > gju- 羣母合口

其中的 j 代表三等韻的介音，那麼普通的 *g 又變成什麼呢？這就是本文對早先擬測的補充。由閩語的許多例子看來，念 k 的匣母陽調字，早期的來源應是一個濁塞音 g-，這樣：

上古 *g > ɣ- 匣母開口的一部分字

上古 *gw > ɣw- 匣母合口的一部分

配合匣母的另一個來源 *

上古 *ɣ > ɣ- 匣母開口

上古 *ɣw > ɣw 匣母合口

就可以解釋大多數的現象。閩語匣母讀 k 的例子很多。

總論性的文章還有鄭再發1982的古閩語聲調問題。他蒐集了多種閩南方言材料分就本調、變調嘗試構擬古閩南語的聲調，是一篇材料充實的作品。此外總論性的文章還有丁邦新1983閩語的時代層次，已有評介（本刊1984年第

一期）此處不贅。提供語料的有中島幹起1979「福建漢語方言基礎語彙集（福州、莆田、東山、潮陽、永安）」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單刊。

二、潮陽地區

1. 張盛裕1979 a 潮陽方言的連續變調 方言93—121
2. 張盛裕1980 潮陽方言的連續變調(二) 方言123—36
3. 張盛裕1979 b 潮陽方言的文白異讀 方言241—67
4. 張盛裕1981 潮陽方言的語音系統 方言27—39
5. 張盛裕1982 a 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一) 方言52—65
6. 張盛裕1982 b 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二) 方言129—45
7. 張盛裕1982 c 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三) 方言196—202
8. 張盛裕1979 c 潮陽方言的重疊式 中國語文106—114
9. 張盛裕1982 d 潮陽方言的象聲字重疊式 方言181—2
10. 朱德熙1982 潮陽話和北京話重疊式象聲調的構造 方言174—80
11. 易家樂1982 論潮州方言古去聲濁母字今調類的分化 方言169—73

張盛裕先生據說是潮陽本地人，目前任職於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據說，為了蒐集、核實材料，他曾多次返回故里諒諒採訪。近年來一連發表了九篇潮陽方言研究，其中三篇「潮陽聲母與廣韻聲母的比較」，以材料的量來說，是目前單一音系最豐富的——單字超過六千，加上詞彙就逾萬了；以質來說，也是精細的佳構。文中以廣韻聲母為單位，詳列潮陽關係字；每個聲母底下大抵按方言調查表的韻目次序把材料條理地排列出來，對研究的人們而言，十分便於尋檢。這主要是材料的提供。至於討論，值得重視的是1979 b 的「文白異讀」。他根據層次分文白，文白中又各有小層次，這在當時無疑是難能可貴的空白之音，類似的見解在何大安的「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也可看到。由於材料可觀，印刷上的小錯誤，如鼻化符號的漏植，是難免的。張盛裕（1979 a, 1980）把多字的連調變化分成三類討論：(1)「十一」tsap ik, 55+11⇒11+11，這是變調+本調。(2)「一月」ik gueh, 11+55⇒11+11，這是本調+變調。(3)「十一月」tsap ik gueh, 55+11+55⇒11+11+11，這是變調+本調+變調。他從潮陽話的後變調的行為推測，認為廈門話的輕音也許值得重新研究。張盛裕（1979 c）分十節歸納潮陽話裏的重疊式，其

中最後一項象聲字重疊式，朱德熙（1982）繼續討論，並與北京話做比較，提出了另一種分析辦法。張盛裕（1982 d）看了朱文，續有新見。為免佔太多篇幅，舉例從略。易家樂（1982）討論切韻同類調在今潮州話中聲調的不同不是由於聲調的分裂，而是由於文白來源的不同。這篇文章對慣於搞新理論的人其實是一篇嚴正的警告，就是說語言理論的建立應充分掌握及分析材料的實際，材料性質未明所賴以建立的理論也就不可靠。

三、閩北地區

1. 羅杰瑞1976 Phonology of the Kienow Dialect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12:171—190
2. 羅杰瑞1974 The Shaowu Dialect Orbis 328—334
3. 陳章太1983 邵武方言的入聲 方言109—111
4. 李如龍1982 閩西北來母 s 聲字的研究 第15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關於建甌方言，較早有黃典誠（1957）「建甌方言初探」，刊於廈門大學學報上，但文章不易見到。羅杰瑞的調查，就像他多數的閩方言材料蒐集一樣，是在臺灣進行的。他的報告指出，建甌方言有六個聲調（與潘茂鼎等人1963同，但與黃1957的七調不同，差別在陽平和陰去的分合。）建甌沒有連調變化，也不見入聲韻尾，陽聲韻則只有舌根音尾。討論部分只佔5頁，餘15頁是同音字表，這在材料的提供上是有意義的貢獻。因為目前我們對福建西北的閩方言的了解，只有兩份可用，一為羅杰瑞1969的博士論文「建甌方言」，另一就是這篇「建甌音系」，仍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邵武方言（羅1974）的性質未易明，羅杰瑞企圖把它歸入閩語系統，但他的證據並不堅強，我們借着他這篇論文也可輕易指出客贛的色彩，不過材料少很難得出更肯定的結論。潘茂鼎等人1963劃歸半閩半客一類。陳章太（1983）認為邵武話應屬客贛方言系統，但具有閩方言的某些特點。這個方言的特色之一是古咸深兩攝入聲字 *-p 尾變成 -n 尾。筆者曾經連繫這個現象和黃公紹（邵武人，古稱昭武）的「古今韻會」（熊忠舉要）做了如下的推測 *-p→-t→-n，這類現象也見於光澤地區。陳文的一個重要發現是古來母字在促聲調裏才變讀為 s。李如龍（1982）專談來母 s 聲的問題，他的文章以福建西北的16個方言點為基礎，指出來母 s 聲字一共不過32個。李文結論和羅、梅1971不同：cl>s 有待進一步比較研究。

四、漳系方言

福建南部一片狹長地區有三個地名都以漳字起頭，由北而南依次是漳平、漳州、漳浦，從方言性質來看東山島方言也屬漳系。這一類方言一向只有龍溪一地的報告，收於董同龢先生的四個閩南方言。董先生謙稱他提供的只是一個樣品，材料顯然是不足的。近年先後有藍清漢、張振興的較詳細的方言調查，把多年騰空的地方補實了。

1. 張振興1982 a 漳平（永福）方言同音字彙 方言203—228
2. 張振興1982 b 漳平（永福）方言的單字調 方言264—75
3. 張振興1983 漳平（永福）方言的連讀變調 方言175—196
4. 宋嚴棉1983 漳浦方言的音韻 16屆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5. 中島幹起1977 福建東山島閩語基礎語彙集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6. 藍清漢1980 臺灣宜蘭方言基礎語彙集 東京外國語大學

張振興先生據說是漳平本地人，目前在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工作，他的同音字彙是照方言調查字表上所列的三千多字分類做成的，就整理音系而言，這是眉目清晰的語料提供，在若干個地方他也嘗試找出本字，值得珍視。文中所舉的例子如能全面注音，那麼這個字彙的用處就可以更大地發揮出來。他的單字調和連讀變調的文章寫得很精細。同其它閩方言比較起來，我們看到在高元音 i、u 前頭多出一個少見的 g- 母。還有不少值得繼續探討的地方。

漳浦方言，這是印第安納大學中國語言學教授宋嚴棉博士在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宣讀的論文。她指出來一般閩南的 tsh- 在這個方言只念 s-，因此 tsha tshai（炒菜）在漳浦是 sa sai。這種音變在大陸南方沿海地區很常見。

五、方言本字考

1. 羅杰瑞1979 閩語裏的「治」字 方言179—81
 2. 羅杰瑞1983 閩語裏的古方言字 方言202—210
 3. 黃典誠1980 閩語人字的本字 方言312—313
 4. 李熙泰1982 廈門方言的「熊」字 方言21
 5. 黃幼蓮1981 閩南方言「錄」字小議 中國語文371—3
- 羅杰瑞（1979）談「治」字為閩南「殺」音 thai 的本字。他的語音理由是相當充分的。就音韻地位而言，「

治」屬澄母，而澄母在閩語有舌尖音 *th* 的讀法，例如「窗、宅、程、傳等等」；韻母方面，之韻有 *i*、*ai* 兩讀，也不成問題，文獻上也有旁的證據。他認為俗寫的「刮」跟語源沒有什麼關係。不過黃典誠寫作「夷」（參黃1980，頁180「夷鷄」）。羅杰瑞（1983）的古方言字考分為14項討論，他認為「葉」*hioh* 本字為「箬」，「一」本字為「蜀」（楊雄方言：一，蜀也，南楚謂之獨），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研究。黃幼蓮（1981）認為閩南當「抓」講的 *liah* 音本字是「錄」，「太平廣記」以「錄」當「抓」的共48見，如「駿錄之，不放去」。雖然音韻地位上，在三等合口燭韻字只有這一例念 *iah*，但作者聲稱孤例不表示不可能。他的考證相當精彩。李熙泰（1982）討論「熊」字的白讀 *him* 在廈門不算孤例，東韻三等別有念 *-im* 的字，如「雄」黃，「終」古。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討論。

六、海南島閩南話

1. 梁猶剛1983 古陽聲韻、入聲韻海南府城今讀陰聲韻初探 中國語文 185—190

梁猶剛先生據說任教於廣州市華南師範學院，以前曾寫過兩篇關於海口閩南話的文章，介紹了語音特點：海口方言的吸氣音（1958），海南方言中的喉塞音（1964），都刊在「中國語文」。1983這篇文章討論的是瓊山縣縣城所在地府城鎮的方言。它的元音系統有三個前元音、三個後元音，這和我們已知的系統相符（羅杰瑞1971的定安，張賢豹1976的海口都有 *ieE*，*aou* 這六個元音）。由於沒拿閩南話作充分的比較，有些話梁氏不能說得很肯定。兩條規律可以掌握問題中的現象：(1) *-h* → *ϕ* 喉塞音消失，(2) *v* → *v* 鼻化成分失落。

七、莆仙地區

1. 中島幹起1979 兩個閩方言的會話材料 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 18·220—245
2. 包擬古1983 鼻聲母在閩南——興化的反映 第16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3. 林文金1979 莆田話的物量詞 中國語文445—450

關於莆仙地區的方言情況，早年曾有黃景湖1962「莆田話的兩字連讀音變」（中國語文510—516），戴慶廈1958「閩語仙遊話的變調規律」（中國語文485+7），戴慶廈、吳啓祿1962「閩語仙遊話的文白異讀」（中國語文

393—398）等數篇文章。

中島幹起近年來出版了不少閩語的調查報告，有的是在香港作的，有的親赴大陸實地記錄的。這兩個（福州、莆田）會話材料是作者1978年在香港工作時蒐集起來的。

包擬古1983這篇文章，就單一音韻現象而言，材料不可謂少。評介已見於本刊1984年第一期。

林文金（1979）分三方面討論莆田話的物量詞：(1) 特有的一般量詞——如「一櫓香蕉」（一棵香蕉一次所生的果實稱「一櫓」，和特有的借用量詞——大多數是多音節的，單音節的很少，如莆田話可以說「一茶鼓（壺）茶」，而不能說「一鼓茶」，多音節的量詞使用範圍較國語廣泛。(2) 莆田話、國語共有的物量詞在範圍上有別，例如「頭」只用在牛、豬等動物，但莆田話連家禽（雞、鴨）小動物如昆蟲（蒼蠅、蜜蜂、蟬）都一律用「頭」做量詞。莆田話「頭」的用法和魏晉南北朝的用法很相似。(3) 在語法功能上，莆田和國語也有區別，如是否能重疊等。

八、浙南地區

1. 顏逸明、范可育、徐揚1981 吳語、閩語在泰順的分界 語文論叢第一輯129—133
 2. 顏逸明1981 平陽縣和泰順縣的方言情況 方言67—72
- 顏逸明（1981）介紹了浙南吳語和閩南交界地區的方言情況。平陽縣和泰順縣各有四個方言，如下：

平 陽

- A 平陽話——實指溫州吳語（又稱甌語）
- B 北港話——實指閩南話（又稱閩語）
- C 蠻 話
- D 金鄉話

泰 順

- A 百丈話——即溫州吳語
- B 彭溪話——即平陽北港話（當地稱平陽話）
- C 蠻 講——又稱蠻話或蠻講話
- D 羅陽話

名稱易生混淆，可如上所示。合計兩縣共有六種方言，其中的平陽北港話、泰順彭溪話和閩南話大同小異。泰順蠻講是閩北系的一支方言，平陽蠻話是吳語，金鄉屬於吳語但具有北方成分。羅陽話是吳語，古全濁聲母仄聲今音濁，平聲今音清。吳語和閩南話的交界線在平陽縣的鰲江流域，吳語和閩北話的交界線起於泰順東北部的飛雲江上游。文章附有兩幅詳圖。

顏、范、徐（1981）對泰順境內的四種方言作了較詳

細的比較，側重在討論變講與羅陽話的音韻特點。

附帶一提，關於平陽話（吳語）的研究，有陳承融1979「平陽方言記略」，文中提供了很多材料。至於溫州地區浙南吳語，最近出版了一個大部頭的基礎語彙集（中島幹起1983，這個語彙集有調查字表的分韻，還有漢字索引，與以前的幾本不同，大大便利了使用者。）

九、廈門、泉州地區

1. 李如龍、陳章太1982 碗窰閩南方言島二百年間的變化 中國語文354—64
2. 李熙泰1981 廈門方言的一種構詞法 方言289—294
3. 周長楫1981 廈門話文白異讀構詞的兩種形式 中國語文368—70
4. 林寶卿1982 廈門話的常用詞尾 中國語文215—220
5. 林連通1982 永春話單音形容詞表程度的幾種形式 中國語文279—282
6. 李熙泰1983 廈門方言陰平和陽平的變調 方言120—122
7. 陳法今1982 閩南方言的兩種比較句 中國語文62—65
碗窰地處閩東方言區——福建東北寧德縣境內，居民的祖先兩百年前（約在康熙乾嘉年間）由閩南地區的泉州、南安、永春等地遷徙而來。如地名所示，早期係以製瓷碗為業。由於歷史可考，這樣的語言變遷研究是有意義的。李、陳1982文章分老、中、青三代做比較，他們發現三代人的聲母和韻母相當一致，主要的差異是老輩的韻母有70個，青輩只有53個；青輩和老輩的不同，除了韻尾合併、韻類減少之外，就是增加了閩東色彩的若干韻母，如 ieng、uong……之類。青輩的詞彙也與老輩有相當數量的差別，顯然是逐漸受閩東話影響的結果。這是一篇很有意義的社會語言學論文。李熙泰（1981）介紹了廈門方言中的一種十分有趣的構詞方式，例如「背」有 pue、pe 文白兩音，合起來可以構成三個詞：(1) pue₃₁ pe₁₁ 背誦（課文），(2) pe₃₁ pe₁₁ 脊背，(3) pue₃₁ pe₁₁ 背棄、背後。文中收錄了五百多項這種構詞。周長楫（1981）首先舉例說明有文白異讀的字裏頭通常不能隨意變讀，如果變讀，詞彙意義就不一樣。例如「雨水」文讀 u sui 是指二十四節氣的一個名稱，白讀 ho tsui 是指天降下來的水。兩種構詞形式是甲、重疊的文白雙音複合詞，例如(1)敢散 kam₅₅ kã₅₃「豈敢」（文+白），(2)使使 sai₅₅ su₅₃「唆使」（白+文），(3)指指 ki₅₅ tsai₅₃「食指」（白₁+白₂）。乙、利用雙音詞中兩個詞素本身所具的文白讀音形式的交替或變換來構成詞義不同的兩個詞，例如(1)行動，全用文讀

hing₁₁ tong₅₃ 表示行為動作，全用白讀 kiã₁₁ tang₁₁，意思是走動。(2)同一詞形的雙音詞，一用文讀，一用白讀，詞義不同，如乞食 khít₅₅ sit₅「乞討」（全用文讀）：khít₅₅ tsiah₅「乞丐」（全用白讀）。

林寶卿（1982）介紹了17個詞尾，如「仔、農、兮、狗、仙、神、鳥、精、路、頭、草、聲、水、氣、哥、口、囤」。有些恐怕在臺灣已不常用了，例如「歲聲」表示歲數。林連通（1982）認為永春閩南話的單音形容詞表程度的形式，在國語裏沒有相應的說法，因此例句之外沒有旁注，只能意會無法言傳。文中有圖表指出程度的差異。李熙泰（1983）用對比的方法，舉了56個例字，證明陰平（55）陽平（35）的變調完全相同（33）。陳法今（1982）介紹泉州、惠安話的兩種比較句：一是甲——A——乙式，如阿叔大阿嬭（叔父比叔母大），這種句式也可以在形容詞後頭加「過」ke，「于」i。二是甲——并——乙——A式，作者認為A可以是形容詞、動詞、名詞，例如「我目珠并（比）汝金」，金名詞，又如「即鼎水比許鼎水滾」（這鍋水比那鍋水開），滾動詞。這種句式可以加「較」khah，「加較」ke khah 於A前。另外他也討論了比較句的否定式和疑問式：伊無肥我（他不比我胖）；伊行路並我緊會嬲？（他走路會不會比我快？）

十、福州地區

1. 梁玉璋1982 福州方言的切腳詞 方言37—46
2. 梁玉璋1983 福州方言重疊式名詞 中國語文177—184
3. 高玉振1978 福清方言的聲母連讀音變 中國語文 258—59
4. 張次曼1983 福州話的變調轉軌 第十六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
5. 李如龍、梁玉璋、陳天泉1979 福州話語音演變概說 中國語文287—93
6. 趙日和1980 閩音斟疑 中國語文161—64
7. 陳天泉、李如龍、梁玉璋1981 福州話聲母類化音變的再探討 中國語文231—37
8. 羅杰瑞1977—8 閩東方言初探 華裔學誌326—348
梁玉璋(1982)所謂的「切腳詞」，是根據宋朝俞文豹「唾玉集」：「俗語切腳字，勃籠蓬字，勃籃盤字」的說法。首先介紹福州變調規律，他把韻母因聲調的不同分為鬆緊兩類，鬆音韻母的主要元音較低。切腳詞的構詞特點是：原單音詞的音節一分為二，分解為聲母和韻母兩個部分。這兩個部分又各自擴充為一個獨立的音節，第一個音節為切腳上字，與單音詞雙聲，第二個音節為切腳下字，

與單音詞疊韻。上字和下字組合成一個複合詞，這就是切脚詞。例如「滑」 $kouh_{55} > ko_{31} louh_{55}$ ，切脚詞上字保留原單音詞的主要元音和主要元音以前的部分，下字把原單音的聲母改為〔l〕，並保留整個韻母部分。文中一共錄了214個這樣的切脚詞。梁玉璋（1983）首先比較福州方言重疊式名詞和一般的雙音詞在語音上的不同：(1)一般的雙音詞，後字是清聲母或零聲母的，聲母要發生變化（書包 $tsy\ pau \rightarrow tsy\ Bau$ ），重疊式名詞則後字聲母不變（包包 $pau\ pau \rightarrow pau\ pau$ ），例外只有表示排行等幾個詞。(2)重疊式名詞前字調分兩種：A本字調是平調或降調的——陰平₅₅、陽平₅₃、上聲₃₁、陽入₅、重疊時前字唸上聲31調。B本字調是曲調或升調的——陰去₂₁₃、陽去₃₅₅、陰入₁₃，重疊時前字變半陰去11調。文章共收錄了232個重疊式名詞。高玉振（1978）討論的福清方言，離福州很近，它的連讀音變是福州閩東的特色，簡括如下：(1)兩字連讀上字音尾為鼻音 ng ，則下字聲母唇音 p 、 ph 變 m ，舌尖音 t 、 th 、 ts 、 tsh 、 s 變 n ，舌根音 k 、 kh 、 x 、及零聲母變為 ng 。(2)上字以元音收尾則 $P \rightarrow B$ ， $T \rightarrow l$ ， $TS \rightarrow z$ 、 l ， $K \rightarrow \phi$ 。(3)否定詞也隨環境的不同分別讀成唇音、舌尖音、舌根音。張次曼先生是福建廈門大學中文系的教授，這兩年在柏克萊加大當訪問學者，他的論文是在漢藏年會上宣讀的。變調的常軌，可以參看梁玉璋（1982、1983）。張次曼（1983）的變調轉軌是指以句法功能、語義特徵為條件的音變，就是在一定的語法條件下，不管前字所屬的調類如何，一律有分別地轉換為某一特定的變調規則而進行變化。文字簡約，是一精製短文。李、梁、陳（1979）分三節討論自戚林八音以來（並參考陶燠民1930「閩音研究」）兩百多年間福州語音發生的變化：甲、聲韻母的變化—— nl 自由變讀；燒 ieu 韻併於秋 iu 韻，杯 uoi 韻併於輝 ui 韻；入聲韻尾 $-k$ 合併於喉塞音尾 $-h$ ；撮口呼韻 $yong$ 、 yo 、 yoh 的一部分併入 $uong$ 、 uo 、 uoh ；但在喉牙音後頭獲得保留； iah 今多混入 ieh 。乙、音變規律的變化——類化後的 3 、 ng 混同為 3 （例如限制 $aing\ tisE \rightarrow eing\ ziE$ ，原讀 $eing\ ngiE$ ）；單元音復化（ $e \rightarrow ei$ 志， $eu \rightarrow ieu$ 笑）；變調規則的變化，其中可注意的是因韻尾塞音脫落而造成的變化，如陰入變陰平。丙、字音的變讀，主要是受官話的影響。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了趙日和（1980）的討論。趙氏認為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和林碧山珠玉同聲是相隔一百多年的同音字典，代表着兩個階段的方音，他並且介紹了戚林八音版本的源流。他認為福州話可分為三個演變階段：由中古到明後

葉，由明到清初，清到本世紀初期。由於李等人的文章（1979）多處談到陶氏（1930），趙氏遂逐一檢討了陶文的規律，認為陶的規律太多例外，不合實際。經過趙氏的討論，李梁陳三人進行了一次剖絲抽繭的考求，他們認為陶燠民的論點基本上是正確的，所欠缺的是沒有對「語法關係」制約下的音變做進一步的分析，三人在這個問題上花了很大的功夫，理出一個清楚的眉目。他們還認為戚、林並不代表兩個階段的語音發展。方言的研究需要很多人的參與，這樣的往復討論極為有益。只要是秉持「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原則所做的文字，都有一定的意義和價值。

另外還有一些作品，未予詳讀，故沒有列在上頭加以介紹，這些文章的高度價值從題目上看就可以知道。例如夏威夷大學的鄭良偉教授，他是臺灣話研究成果最多的學者，他在臺灣出版了好幾部重要著作，國內早已風行，去年在西雅圖華大的漢藏會議他宣讀了一篇極有價值的「臺灣話次音節詞素」也是舉證詳細的紮實論文。李壬癸教授是臺灣南島語研究的權威，偶爾也撥暇寫臺語的論文，去年在漢藏會議上宣讀的「臺灣話的秘密語言」，是目前語言學界的重要課題，對他而言這只是牛刀小試而已，他的諸多南島語研究論文早已奠定了國際聲望。羅杰瑞教授的「閩東方言初探」（1977—8）、「古閩語韻母系統的擬測」（1981）和「永安方言」（1980）都值得細讀，各文都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最後，值得注視的是廈門大學漢語方言研究室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這本詞典是花了五年時間（1975—80）集合羣體力量編成的，參加人員有黃典誠、周長楫、李熙泰、林寶卿、黃丁華、林文衍、林英儀、曾谷芳、蔡麗輝等人。全書約三百五十萬字，詞彙七萬條，另附閩南方言拼音方案及唱片一張。這是迄今為止部頭最大的方言詞典，香港三聯書店發行。

由於個人的見聞有限，加上圖書館藏書偶有缺期，有些文章亟欲閱讀，可是一時竟無法得到。比方筆者很早就知道有泉州話的幾篇論文，如王育德教授寫的，登在明治大學文學部紀要的文章以及朱兆祥教授在南洋大學發表的論文，到目前為止竟無機會拜讀。如文章開頭時所說，定還有不少文章筆者沒有注意到，希望將來再繼續蒐集。

閩語的研究這四、五年來有這麼豐富的成果，這是漢語方言學值得欣喜的事情。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局部地區情況十分暗昧，例如仙游等等地方近年竟無一篇論文談及，都有待於進一步的調查研究。